

传统评书《兴唐传》

群雄会

陈荫荣 讲述
戴宏森 整理



群 雄 会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5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 \frac{1}{2}$

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227·015 定价 0.60 元

出版说明

“群雄会”又名“三打瓦岗山”，是北京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讲述的传统评书《兴唐传》的第五部。这部书的故事主要是讲瓦岗寨农民军建立大魔国以后，打败了隋军三次讨伐，从而逐步壮大了自己，使之成为各地反隋力量的核心。书中着重表现了出身于下层人民的瓦岗军领袖、将领的勇敢机智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成长过程。他们不仅敢于同强敌英勇搏战，而且善于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，团结、争取各种潜在的反隋力量，夺取战争的胜利。随着故事的展开，进一步展现了程咬金、秦琼、徐茂功、魏征和罗成等人不同的英雄性格，而且塑造出裴元庆这样一个天真幼稚、刚愎自用的少年英雄形象。三打瓦岗山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不见于史籍，完全是人民群众创造的；这个本子在整理中对明显背离史实之处均未作改动，以保持原来民间口头文学的风貌。

目 次

第 一 回	曹州帅避乱麒麟村 靠山王遇友隐士居.....	1
第 二 回	隋天子作弊金銮殿 靠山王一打瓦岗山.....	15
第 三 回	罗士信棍退新文理 王君可刀砍来护儿.....	27
第 四 回	散流言惊走四宝将 摆威仪气倒靠山王.....	39
第 五 回	列长阵一蛇锁魔国 承钩命二将赴燕地.....	51
第 六 回	哄双亲罗殿下辞府 助老友定将军下山.....	65
第 七 回	传枪法老将军失机 破敌阵小英雄点将.....	83
第 八 回	瓦岗军肢裂长蛇阵 靠山王师覆大魔国.....	97
第 九 回	逢奇僧名将入空门 坑贤王奸相施诡计.....	113
第 十 回	痴成祥初登校军场 老邱瑞二打瓦岗山.....	127
第十一回	人头计策反昌平王 攻心法招降众隋军.....	144

第十二回	酒色徒独掌元帅印 父子将三打瓦岗山·····	158
第十三回	锄奸凶少将军救父 驱瘴疔老道长行医·····	180
第十四回	入裴府两将军作戏 闹山寨魔国主娶亲·····	196
第十五回	秦元帅收服装元庆 众反王参拜程咬金·····	214

第 一 回

曹州帅避乱麒麟村 靠山王遇友隐士居

瓦岗山前摆战场，魔国反隋气轩昂，
三战三捷惊敌胆，军威赫赫四海扬。

几句俗词道过，接说评书《兴唐传》。《兴唐传》第三部“瓦岗寨”说到瓦岗寨农民军自立大魔国，被四路隋兵团团围住。这部“群雄会”接着讲大魔国怎样解围破敌、顶住隋朝官兵三次攻打的故事。

话表围困瓦岗寨的各路隋兵统帅正是靠山王杨林。杨林自从在金堤关被英雄会打得单人独骑败下阵来，是怎样辗转周折来到瓦岗寨的呢？原来杨林那天败阵之时，万没想到自己带领的一军人马会全军覆没。他紧催坐骑一气儿跑出二三十里地。天已然过正午了。这一天由早晨亮队直打到正午，他没吃没喝，人马都是饥渴难当。正往前走，眼前有个大村庄。杨林想：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，先搪搪饥再说吧！

进了村庄，走到正街，见路北有一座花障墙，搭着天棚，上头挂着茶牌子、酒幌子。吁……杨林下了马，把马拴在花障墙头里的树上，摘下了护裆鱼尾，横搭在马鞍桥上。进了花障门一瞧，像个野茶馆的样子。院子里有桌子，

有凳子，三间北房中间门上头悬着块金字黑匾：“隐士居”。啊？杨林心中纳闷，为何起个这样的字号？正是喝茶的时候，天又这么热，怎么连一个喝茶的人都没有哇？一边想着，迈步奔屋里来了。进了屋，见东边有半间里间儿挂着个白帘子。剩下是一通连儿，东北角上有个栏柜，栏柜后头坐着个人，象个小伙计的样子，正冲盹儿呢。栏柜上有个酒坛子，靠墙有碗阁子。杨林喊了声：“伙计！堂倌！”伙计猛然醒了。“爷，您来了。”“来了。”“您是院里坐呀，是屋里坐呀？”“屋里坐吧。”伙计一指，说：“您就请坐这儿吧。”面对门口，杨林在桌前坐下，往院里正瞧。伙计说：“您是喝茶呀？是喝酒哇？”“你给我沏壶茶吧。”“是了。”伙计拿过茶壶，放好茶叶，进里屋一会儿给沏好了，摆在杨林跟前：“爷，您这儿慢慢喝着。实不瞒您说，这阵儿我晒得厉害，还得眯瞪会儿。”说完又回到栏柜后头去了。

杨林拿茶壶倒水，怎么一点儿茶色都没有？打开壶盖瞧，茶叶满漂着呢！他生气地喊：“伙计！”伙计刚要着，这一喊又醒了：“什么事？爷。”“这茶叶漂着，分明你这水不开呀！”伙计说：“爷，您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们要说不卖吧，不象买卖。水不过是落点儿开，别看茶叶漂着，喝了决不能闹肚子，您放心，没错儿。”杨林渴得没办法，喝了两碗，又把伙计叫醒了：“你先给我打两壶酒来。”“是。”两壶酒打来了。杨林坐在这儿就觉着里间屋里头往出直放五香味儿，怎么闻怎么香。“伙计，你们这里都有什么菜呀？给我摆上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要是吃菜就酒，这儿有现成的豆腐干呀，咸排叉呀，腌鸡子呀，就这些。”说完伙计由柜上端过四五碟来摆在桌上：“爷，您就拿这就酒吧！您吃什么算什么钱。”杨林说：“你

这屋里放出五香味道的是个什么呀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个不瞒您说，那不是卖的，是给我们掌柜的预备的。您这儿慢慢喝着，可别再叫我了，我晒得邪性，还得睡会儿去。”说完又跑栏柜后头冲上了。杨林干生气没有办法，先喝点儿酒搪一搪饥吧。喝了一口酒不是味儿，跟白水差不多，跟着就给喷到地上了。“伙计。”伙计刚要冲着又给叫醒了：“这……爷怎么回事？”杨林说：“你这是酒吗？完全是水呀。”伙计说：“不瞒您说，我们这儿就是这酒，您要是不喝上别处喝去。”杨林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，拿起一块豆腐干来咬了一口，又酸又臭，赌气吐了。剥个腌鸡蛋吧，一磕，剥开一看：毛鸡蛋。对对付付吃了点儿咸排叉，一想干脆我走吧。“伙计！”“爷，什么事？”“给我算账，你这东西没法吃，豆腐干是馊的，腌鸡蛋是臭毛鸡蛋。”伙计说：“豆腐干也好，腌鸡蛋也好，全是我们打市上趸来的。我们也不知道是馊的、臭的，您虽然没吃，也得算钱。”杨林生着气说：“你爱怎么算怎么算，快算吧！”伙计说：“这酒算您一壶钱，那壶您没动，连您所吃的这些归拢包堆算到一块儿是一吊二百钱。”杨林听完了伸手摸腰，跟着一打激灵，哎哟！我没带钱哪！因为早晨亮队打仗，他是单人独骑败下来的，腰里如何能带钱呢。伙计一瞧八成儿你许没带钱，就冲你今天搅了我的觉，成了！就听杨林说：“伙计，我出来得慌疏，未带银钱，你暂时给我记一笔账吧。”伙计心话：是不是，就知道是这事儿吗。他说：“跟爷回话，这买卖不是我的，我做不了这主。干脆跟您说，没钱不行。”杨林一听，“这个……”心中沉思，想不到今儿我让人给撅了。常言说的好：好汉无钱到处难啊！想到这儿伸手一抠搂海带，把他这顶闹龙垂头紫金冠摘下来，往桌子犄角上一放：“伙计，

既是我没带钱，暂时把这冠搁到这儿，改日我命人拿一吊二百钱再来赎吧。”伙计一瞧：这顶冠龙脑袋没有了，虽说是一顶破冠，上头金丝软缠，还镶着珠子、宝石、翡翠等等，心里可就为难了。为这一吊二百钱，我能给这无价之宝留下吗？要是不留吧，我俩人话已僵到这儿啦，这怎么办？是留是不留？正在他发愣的时候，就听花障墙的外头一阵踢拉趿拉的脚步声，有人说话：“童儿，搀扶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哎，这位爷，您看我们掌柜的来了。这笔账给不给在您，要不要在他，您这儿稍候一候。”

杨林一瞧进来的这位掌柜的，平顶身高八尺开外，细腰扎臂膀，双肩抱拢。头戴一顶草纶巾，帽檐特别宽大，为了凉爽，头里的帽檐吊起来，衬的是蓝绸子里，上绣青颜色的五福捧寿。身穿一件宝蓝色的对开氅，上绣金花朵朵，青护领，白甩袖，大红中衣，白袜子，趿拉着两只福字履。这双鞋没做后跟，就为趿拉着舒服。往脸上看：面似银盆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轮，五官端正。颏下一部灿白髯，说黑吧，有的变白了，说白吧，可还有黑的，是根根见肉，根根透风，看样子年纪不满花甲，可也差不多。左右两个童子，都在十二三岁。杨林看罢，心里很是难过：别看我身为太岁靠山王，真不如这茶馆掌柜的，你看他这行动打扮，一走三晃，简直舒服死啦！

再瞧这伙计乐乐嘻嘻跑出门外：“爷您来了。您今儿怎么这么早哇，每天您还得待会儿呢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今天早晨我在家陪客，净说话了，没吃多少东西。常言说的好：吃的饱睡的着哇。因为晌觉睡的不长，我饿了。”“是喽，爷您是屋里头坐，还是外头坐呀？”“院里凉爽。”说着这掌柜的在院子当

间儿走道的左边坐东朝西坐下了。“李二呀，你今天都给我预备什么吃的了？”“今天我给您找了两只果藕来，您不是还想吃芙蓉鸡吗，还有只鸭子清蒸，再配上几个凉菜。要是想喝酒，我赶紧给您预备。是不是先给您沏点儿水喝呀？”“我不渴，你预备酒吧，把凉菜拿来，我先喝口。”“您等着，那两只藕在土井子里镇着呢，我先给您切藕去。”伙计到夹道土井子取来藕，到屋里切成片，洒上糖。酒杯、酒壶、筷子、羹匙等是一套银具，都给摆好了。“爷，您先就这果藕喝两盅，鸡鸭现在已然够烂的了，我添点儿木柴再热热给您拿来。”说着又抱木柴奔里间了。

这一个童儿拿起酒壶来说：“爷，您喝酒吧。”给斟上了一盅。掌柜的左手拿起酒盅，要喝没喝，右手一撕灿白髯，口中念道：

“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；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”

念罢，啊哈哈！喷……这盅酒一饮而干。酒盅一放，说道：“童儿，渴饮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息。常言说的好：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。”“爷您说的对。”“你看我这多大乐儿，哈哈！”拿起银筷子来，夹了片藕一裹这糖。往嘴里一放，嘎吱嘎吱吃上了。杨林在屋里一听掌柜的这些话，顿时眼圈就红了，心里有些个难受。又听童儿说道：“爷，您再喝这第二盅。”又给斟上了。掌柜的端起杯来口中又念道：

“美酒须来斟满瓯，饮酒快活似王侯，醺醺潮起人难恃，只知一醉解千愁。”

念罢又是一阵敞笑，哈哈！……他刚要喝下这盅酒，就听花障墙外头下坡唏溜溜一声吼叫。

原来杨林进了“隐士居”以后，外边他这匹马忍不住啦：你找地方吃喝去了，我怎么办呢！故而吼叫起来。掌柜的站起来，回头往花障墙外头注目一看，说了声“啊！李二呀。”李二赶紧由厨房间里跑出来。“爷什么事？”“下坡拴着这匹战马是谁的？”“哟，掌柜的，我光顾忙合您的事，把这事忘了。您顺我手瞧。”用手一指屋里：“可能是这位爷的。他连酒带菜带茶水共合一吊二百钱。这位爷没带钱，让我给挂笔账。我跟他说这买卖不是我的，我做不了这个主。这位爷把这顶冠摘下来要押账，是留是不留，我这儿正为难呢，这时候爷您来了。”掌柜的一听不由得是气往上撞，说道：“李二呀，你这小子太可恶了。我这买卖一开张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也不管什么季节，总是起满坐满的人。你瞧现在，正是喝茶的时候，可有一个喝茶的吗？我这儿的主顾以至乡亲们全让你给得罪了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不指这个赚钱，什么主顾不主顾的，只要把我伺候好了，你这差事就算交代了。你为什么不给人挂这笔账？八成儿你正冲盹儿，嫌人家吵了你的觉了。你敢留这顶冠吗？回头人家拿钱来取这顶冠，说是短了几块宝石，没了几棵珠子，你赔得起人家吗？混帐东西！我早就打算不要你了。我一散你，你妈就给我跪门去。拿账去！拿管笔来！”李二说：“是。”赶紧到屋里拿了管笔，探了探墨，连账本一齐拿出来，交给掌柜的。

这时候，杨林在屋里听掌柜的抱怨这伙计，心里稍微痛快点儿。就瞧这掌柜的右手接过笔，左手接过账本，站起来斜着身子冲屋里说：“这位军官爷，我这伙计不会行事，请原谅。常言说的好：茶馆酒肆，没有撅朋友的，家有万贯还有个一时不便呢，备不住出来忘带零钱，这都是难免的事情。”



平彥定遇巧王山靠

说到这儿，用这笔尖一点，那意思是：您请过来，我给您挂这笔账啊！杨林一听掌柜的这番话，简直要难受死。他心中寻思：我是国家的亲王，现在我侄儿杨广登基，又给我加上“太岁”两个字，我是“太岁靠山王”。这么大的国都是我们家的，想不到今天就为这一吊二百钱，我栽这跟头。人家叫我过去，我不过去不象话，只好就过去吧。登时站起来，到院里掌柜的桌头里一抱拳：“掌柜的，今天我出来慌疏，未带银钱，您就行个方便，给挂笔账吧。改日我必命人给您送来。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这没什么，您是什么地方人哪？”“我是山东沿海登州人。”掌柜的注目一看，说：“噢，您贵姓？”“我姓杨。”掌柜的连笔带账都放在桌上了，仔细打量观看，说：“您既是山东沿海登州人，姓杨，我跟打听个人不知您可曾知道？”“掌柜的，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，你打听哪一家呀？”“我打听这人姓杨名林字虎臣。”听到这儿，杨林倒退两三步，双手捧白髯一挡脸：“暖暖暖，惭愧呀！”掌柜的一瞧，不觉一愣，啊？就见杨林把胡须放下说：“掌柜的，我就是杨林杨虎臣。”掌柜的啊哟一声，赶紧离了坐，转到桌子头里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哥哥您来了。小弟我大礼参拜。”杨林又倒退两步：“这个，啊？这位掌柜的，我看你有些面善，好象在哪儿见过，一时想您不起，请提醒提醒我吧！”这位掌柜的哈哈大笑：“哥哥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呀，您还记得当年束手探邗江之事吗？”

原来当初大隋朝十三路人马第三次伐南陈之时，靠山王杨林这一路大军打到了邗江。邗江口一带的长江水面是南陈水军都督定彦平把守。如果邗江口打过去，就能够兵困金陵。杨林千方百计，怎么也打不过长江，急得他没有办法了，就

备了一只小船，带着四名水手，到南陈水军都督大营求见定彦平。定彦平闻报，心想这个杨林胆子不小哇，于是命人把杨林带到水师营大船上。杨林就凭他三寸不烂舌，两行伶俐齿，述说陈后主置美女十院，是个不理国事的酒色之徒，以至江南百姓如何吃不上饭等等。又说大隋朝开基创业，为了百姓们安居乐业，要南北一统。如果你献邗江降隋，将留下万古不朽之名。如果你杀了我，南陈的天下也未必保得住，两条道儿随你自便。定彦平被杨林说得两眼落泪，不但没杀杨林，还在船头设摆香案和杨林结拜金兰。定彦平献了邗江口，杨林人马过了长江，这才兵困金陵城。隋朝开国有九位老将相助，俗称是“九老兴隋”。定彦平在九老中是为末一个，第九老。

今天杨林听这掌柜的问可曾记得当年束手探邗江之事，忙说：“哎呀，原来是定贤弟。你快起来。”上前把定彦平搀起来。定彦平说：“哥哥，您请坐下。”把杨林让到上座。

伙计李二在旁边一听，心说：干了。敢情这位就是我家爷常提的靠山王啊！今儿我这漏子小不了，赶紧跪下给杨林磕头：“老王爷，小人不知，我这给您磕头了，给您陪不是了，我实在不是人呀！”杨林又是气又是乐，说：“好小子，我问你认打认罚？”“爷，认打怎说，认罚怎讲？”杨林说：“认打我宰了你。”“那您不如同宰条狗一样吗！得了老爷子，您饶我这条命，我再多活二年。您说说认罚怎么讲？”“认罚呀赶紧给我续杯筷，把屋里那芙蓉鸡呀，鸭子呀给我拿来，把酒端来。然后弄点儿草料把我那匹马饮饮喂喂就完了。”李二说：“老爷子，我认罚了。”跟着蹦蹦磕了仨响头，站起来把杯筷、酒、菜端来摆了一桌子：“老爷子，您这儿慢慢喝

着，您那匹马我先给饮饮，再找草料喂上。”

伙计出去，定彦平说：“哥哥，您喝酒吧。”杨林说：“好。”端起杯来一饮而干，拿起筷子夹菜。定彦平问：“哥哥，您怎么会到了我麒麟村了？”杨林说：“你先等等，我先吃，这会儿没工夫说话。”杨林左一杯，右一杯，狼吞虎咽。定彦平心说：我这哥哥，饿大发了。杨林连喝了几杯酒，吃了不少菜，多少沉住点儿气了，这才说：“兄弟，你要问哪，我打金堤关而来。”定彦平说：“噢，我听说金堤关被一帮响马夺过去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杨林这才打丢皇杠说起，说到山东反了一拨儿响马，他收了个好汉秦琼，随他到了京师也反了。又把追秦琼，响马戏战魏文通，占据金堤关，自己攻打金堤关等等之事一说。定彦平说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您到了金堤关又怎么样呢？”“论打，这帮响马焉能是为兄的对手，无奈这响马的招儿太缺德了。”接着又说到，自己带兵没带将，由早晨亮队十三将轮战自己，响马那边有茶歇、饭歇，背后又来了个使刀的，兜着自己脑海就是一刀，幸亏自己躲闪得快，只将闹龙垂头紫金冠的龙头削去，不然就要人头落地，命丧金堤啦！定彦平说：“哎呀，好险哪，好险！该是哥哥命不当绝，我听着都替哥哥后怕。”杨林问：“贤弟，你身为曹州大帅，为什么离职来到此处呢？”“老哥哥，今天哥儿俩见着了，我得跟您说说，就您这侄儿、大业天子杨广，他是弑父鸩兄，欺娘戏妹，谋宫夺权，未曾登基身占数大罪款。头天登基，忠孝王伍建章身穿重孝上金殿痛骂昏君，我听说杨广命人在金殿之上把忠孝王敲牙割舌，他全家满门一百三十六口项上餐刀，这才逼反了南阳侯伍云召。后来四路兵马困南阳，南阳城里绝了粮。可叹伍云召的夫人李氏尽节而

死。难为伍云召，他全身披挂，怀揣幼子，杀出重围，现在落在何处尚且不知。就这些事情，我可不知哥哥您知道不知道？我想，论对隋朝的功劳，我定彦平不如伍建章，九老兴隋他是第一老，他跟您的哥哥、先王杨坚又是金兰之友。”说到这里，杨林是放声大哭：“哎呀，忠孝王啊！”“哥哥，您这一哭我明白了，想当初兵伐南陈，陈朝人马兵困当山洼，伍建章闯重围搬兵，身受十三处雕翎箭伤，这才把您的老师高颍高元帅搬来当山解围，不然的话，你们杨氏兄弟是全军尽没。”“贤弟呀，你说的一点不差。”“我想，这昏君杨广敢动伍建章，他就敢动我定彦平。我别跟他怄气了，递折子呈请辞职。折子呈上去，没有下落，我又递了个病折，把曹州大帅让给了我的徒儿孟海公，他准与不准我就这么做了。此地叫麒麟村，我是这儿生这儿长的，没儿没女，孤身一人。回到原籍修了块坟地，种了些个树林，家里头找几个仆人伺候我。您没瞧我门外的匾吗？叫‘隐士居’，我是退归林下隐姓埋名。乡亲、老朋友们每天一起说说笑笑，对付自己的晚年之乐，倒也开心。有的时候同着朋友带点儿酒菜到我坟地那儿一喝，将来我死了就那儿啦。”杨林听罢就说：“贤弟你对杨广不满，分明是厌世隐遁了。”“哥哥，我再问问您，刚才我所说昏王所做之事，您是掩耳盗铃啊？还是装不知道哇？要照这样，隋朝长久得了吗？”杨林说：“兄弟，我在登州早就听说了一些事。我要进京，就为访查天子罪款，如果属实，还是这句话：我们弟兄打来江山社稷很不容易，不能毁于杨广之手。可是到了京师还没容我上殿面君，这秦琼就反啦。”“哥哥，这件大事您得赶紧插手办理，如若不然，隋朝大势去矣！”杨林说：“贤弟呀，我二次整顿朝纲，如果要有用你

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要灰心丧志，还得二次出世，帮哥哥我的忙。”定彦平说：“尽可能不用我才好。如果非我不可的事情，谁让咱哥儿俩当初船头结拜金兰呢！我一定协力同心，拔刀相助。”

简短截说，杨林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说道：“贤弟呀，我跟你告辞了。”“哥哥，您是不是跟我回家住两天呢？”“不，事在紧急，我得走。”伙计双手一举紫金冠：“老王爷，您还戴上吧！”杨林戴好了冠，卡上缕海带，一抱拳：“我跟贤弟告辞了。”定彦平说：“哥哥，慢着。您腰里有路费吗？李二，到屋里取二十两银子，放到王爷马鞍岔子里头。”杨林一听，说：“哟，贤弟，你要不说，我把这碴儿又忘了。”李二把银子放好，说：“爷，这匹马给您饮了，喂了，您瞧他鬃尾乱乍，也精神了。”杨林伸手取鱼尾挂在裆上说：“贤弟，你也不要送了。”定彦平说：“哥哥，就这么办了，我也不远送您了，咱们有缘再遇了。”杨林认镫扳鞍上马，一拱裆，马踏銮铃响，出了西村口，回转潼关去了。

非止一天，来到潼关，魏文通和众太保得到了报告，赶紧把靠山王接进去。见礼完毕，魏文通说：“王爷，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”杨林唉声叹气：“文通啊，你要问，唉！”这才把金堤关所有的事情一说。魏文通登时咬牙关愤恨难当：“啊！好狡诈的响马！”十二太保心中寻思：当初我们要跟着你，你不让；要跟着，哪儿有这事呀！杨林又把麒麟村的事说了一遍。魏文通说：“王爷，请问您，难道金堤关之事就罢了不成吗？”杨林说：“那哪儿能够。先给我摆酒，我饿了。”当时将酒席摆上，魏文通和众太保陪着杨林吃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魏文通又问：“王爷，既不能罢休此事，您打